



品非虚构作品展

## 大学毕业30年记

贾富彬

1. 1988年我高中毕业时,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之前,替我把关的是班主任崔宗汉老师。崔老师对学生很负责,报志愿之前,先发一张表格让学生用铅笔试填。当时我还做着作家梦,就填山东大学中文系,而且“不服从调剂志愿”。过了半天,崔老师把表格发下来,“山东大学”被改成了“山东师范大学”,后面列了聊城师范学院等几个本科、专科、中专学校。崔老师说,山东大学是全国重点,我的预选成绩班里排第九,报山东大学录取把握不大,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可能滑到专科学校去,不如报师范大学,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能录取。

我说再考虑考虑。我不报“师范”,主要是从小不爱说话。这次我“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学院。表格发下来,又被改成了华东师大。跟同学交流,一些平时学习成绩不如我的报了北大、



本文作者在大学第一年

复旦,老师却没有改。我说:“崔老师偏心,好学校让你们报,让我报‘师范’。”一个同学说:“哪里话,我们反正考不上本科,干脆报名牌大学过过瘾。我们反正考不上,老师是懒得管我们,你们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

正式表格发下来,崔老师说这是最后一次填写,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我翻了翻备选学校,一眼看到了武汉,想着去武汉能够看长江,就在“第一志愿”填上了中南政法学院,崔老师没再对我说什么。

离高考还有一个半月,母亲就开始紧张。因为我兄弟多,又是老大,考上大学,家里就可以少盖三间房子,少拿或者不拿彩礼,娶儿媳的事父母就可以少操一份心。高考前几天,母亲不止一次问我怎么样,我说考个大专业该没问题,父亲听了很放心,考上“半头砖”(中专)也包分配。母亲仍不放心,我说:“校长早就讲了,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考上大学光荣,考不上大学,种地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母亲一听就急了:“他怎么不到乡下来种地为国家作贡献?咱家只做一种准备!”

转眼到了7月6日,我和母亲住进了县城姨奶奶家,这是我唯一的亲戚。姨奶奶特意做了几个好菜为我壮行,可能是晚饭吃多了,热量散发不出去,浑身热得睡不着。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到床边,用芭蕉扇给我扇风。我劝她去休息,母亲说:“你安心睡吧,这么多年就看这三天了。”我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发现母亲仍在给我扇扇子。起床后,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说吃十个鸡蛋考试可以十全十美。我吃了六个就吃不动了,说白煮的鸡蛋没味,想吃咸鸭蛋。母亲说考万不能“吃鸭蛋”,鸡蛋就是得零分!

我去考试,让母亲在家睡一会儿。考完语文出来,我发现母亲正站在校门口。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班主任早有交代,考完一门课就放在脑后别管了,也不要互相给答案。母亲没再问。后来,母亲说我那样回答,让她认为我是考得不好,她担心了好几天。

高考三天,特别热,母亲给我扇了三晚上扇子,每天给我煮“十全十美”。考完最后一门,母亲像大病了一场,再次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管学校如何,好歹能考上一个。母亲对姨奶奶千恩万谢,急着要回家睡觉。我让她一个人先回家,自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人凑了2块钱,找了个小饭店喝啤酒。一个家住县城的同学发狠说:“今天回家后,我要把高中课本全烧掉,再也不看了!”我们都热烈响应。第二天回家,面对保存完好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和作业本,我一时不舍得烧掉。父亲说:“先别烧,万一考不上,这些书还用得上。”母亲恼了:“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过了二十多天,还没有一点消息,我心里也没底了。这天,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我把前些天准备烧的课本和作业本拿出来卖。这时,邻居二哥兴

冲冲跑来说:“我去城里赶集,到县一中看了看,考大学的分数都贴墙上了,富彬在前几名。”一向心直口快的母亲激动得不知跟了二哥说什么好,父亲毕竟是村会计,激动但不慌乱,马上安排我用卖书的钱到村代销点买几瓶啤酒,留了二哥吃饭……

去年春节我回单县,在村口碰到在附近打工回来的二哥,他有些驼背,显得有些苍老。他对我母亲说:“还是上大学好,你看俺兄弟富彬多显年轻!”我说:“二哥,我那年考上大学还是您给报的喜呢。”二哥挠挠头说:“记不起来了。”我对他说:“您喝了俺家的两瓶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旁边几个邻居都笑起来。我说:“不忙的时候你们一起到聊城玩几天吧,有很多景点,还有武大郎潘金莲开的店铺,我陪着转转。”二哥哥说:“中,找机会去看看你上班的地方。”

又过了几天,录取通知书下来。父亲母亲和我一起到学校,在一中大门对面找了一个饭店,饭店就一个单间,被人提前订下了,听老板说也是学生家长订的。我们就在大厅找了个大桌,请崔老师把几个代课老师叫上一起吃饭,老师们都很高兴,喝了很多啤酒。崔老师说:第一志愿幸好没填报“师范”。他后来当了一名副校长,退休后去青岛照看外孙,已近十年没有见过他了。教语文的高启贞老师对每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语文成绩好的学生更是她的骄傲。她说:“我平时没喝过酒,今天破例喝杯啤酒,给我的学生庆贺庆贺!”十多年前,高老师到济南看病,我去医院两次后她就不让我去了,说不要耽误我工作,她去世时我正在外地办案,没能赶上……

母亲问我考的是啥学校,我说是法律本科。母亲说:“是不是毕业了到公安局工作?要是个大专就更好了。”我说:“本科比大专还大,大专上三年,本科得上四年。”母亲说:“四年大学不算长,领个媳妇来见娘。”父亲用一贯的口气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

### 2.

送我报到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母亲骑着从二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我的被子,弟弟骑着从五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妹妹。妹妹提着包,包是邻居们送给我的炒花生、煮鸡蛋。对大学毫无概念的大姐也想跟着去城里汽车站送我,因为她坐不稳自行车,只好步行送到村边,站在一棵柳树下,抹着泪看我走远。我大学毕业到济南工作十年左右,让堂姐陪着大娘去济南住了几天,让我上班的地方看了看,她说了好几遍:“这楼真高……”

临近几个村认识父亲的人很多,路边干活的熟人跟他打招呼:“老贾,您这是干啥去?”父亲说:“送大孩子上大学去。”父亲说着话就下车,也让我下车跟“大爷”“三叔”们打招呼。父亲说:“上大学可不是小孩子了,见到熟人要热情打招呼,要不人家会觉得咱架子大。”到了单县汽车站,父亲买了票,陪我一起上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汽车还没有启动,母亲和妹妹就哭起来。

单县一中的王同学也考到了中南政法学院,也是法律系法学专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俩就约好一起去武汉,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哥送他。毕业后他先是回到县法院工作,23年后他到我单位任领导,直接分管了我半年多。

我们到了商丘火车站,商丘一天只有一趟早晨去武昌的火车,213次,从青岛开过来的。王大哥经常出门,很有经验,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宾馆。这是我第一次住宾馆,从窗户往外看,火车站广场的灯亮得晃眼。学生票半价七块五,我对父亲说:“您买张票一起去武汉吧,也坐坐火车,看看长江、黄鹤楼,看看我的学校。”父亲说:“这次看不去了,以后还有机会。”他是舍不得花钱。

火车7点20分左右到商丘,父亲一直担心动睡过去,5点多就起来了。从宾馆到车站有几百米,父亲扛着我的行李,我几次要替他,他都不让,说:“过一会儿坐火车挺累的。”王大哥买了两张站票,给了父亲一张,一起送到站台上。正值暑假结束之际,火车上人特别多,车门口挤满了人,父亲把我推进车厢,又使劲儿把被子等行李塞进来,火车就缓缓移动了。父亲冲我摆着手,跟着火车走了几步就停下了。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说是“坐”,其实是站,一直站了12个小时,到武汉的前一站孝感,才知道坐了火车的感觉。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座位下面全是人,我和王同学中间隔了一个人,想转身说话都困难。晚上10点多到武昌站,一点儿也不觉

得累,一路没有喝水吃饭也不觉得渴和饿。站在学校接站的卡车站车厢里,高楼大厦、繁华街道扑面而来,霓虹闪烁,路灯如昼,汽车如梭,行人如织,第一次知道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

离开单县时一直以为大学四年时间很长,离毕业工作拿工资遥遥无期,后来才发现四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短得转眼间就毕业了,短得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书写的事情就毕业了,短得父母亲都没有去武汉看看他们培养儿子上的大学是什么样就毕业了。

毕业前夕,学校推荐我去珠海市中级法院,我赶紧给父母写信报告这一喜讯,说南方收入高,以后家里经济上再也不会困难了。隔了几天,我收到父亲的信,说母亲希望我能回单县工作,方便照顾弟弟妹妹。次日,我又收到家里的信,母亲说我到菏泽工作也行,菏泽离家也不算远。我写了封回信,试图说服父母让自己到南方闯一闯,信还没发走,父亲的信又到了,这次母亲给了我更加宽松的政策——只要回山东,哪里都行。

我把没发走的信扔进废纸篓,找到校领导说:“我想回家乡工作。”领导有些遗憾:“回去吧,可惜浪费了一个名额。”又问我:“院党委宣传部缺人,你愿不愿意留校?”我很想留校,但直接谢绝了,没有再写信征求父母意见。2019年夏天在北京遇到在珠海市中级法院工作的大学同级同系同事校友,我们都有些遗憾没能成为同事。同学说:“你毕业时如果去了珠海,把老母亲接到珠海,生活环境条件可能比济南更好一些。”我说:“很多如果,都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

7月4日毕业离校那天,送站的大巴一辆辆陆续开出学校。一些同学觉得撕心裂肺,生离死别一般。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联系主要靠写信,天南海北,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面。事实上,毕业30年,班里还有近10名同学没有见过,多数同学至今只见过一次。我心情平静地与几个还没有上车的同学握手道别,就上了大巴车。火车经过长江大桥,看着滔滔江水和高高的黄鹤楼,我就想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2002年国庆节毕业10周年聚会,我心里很想参加,因为准备在在职法硕考试没有回学校。2005年夏天去武汉考察选调生,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回母校,“中南政法政法学院”已于2000年换成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面积扩大了好几倍,漂亮而陌生。2012年国庆节毕业20周年聚会,我在学校见到了班里的一半同学,20年见一面,从青年到中年,恍如隔世。2017年11月11日,入校相识30周年聚会提前半年举行,安排在济南红叶谷,班里来了20多个同学,两天聚会很开心。红叶谷头一天还红叶满枝,一夜寒潮黄叶遍地,岁月沧桑,谁也挡不住。

2019年11月2日我出差武汉,返程特意改签了晚上的绿皮火车回济南,想重温一下当年挤普通火车上大学的感受,却没有找到一点点。可能因为坐硬卧,也可能因为上车前同事买了几罐啤酒和武汉鸭头鸭脖,还有南方水果,与上学时站13个小时喝不到一口水反差太大。一夜没有睡着,到商丘火车站时,我特意起身拉开窗帘看了看。当年从这里上车、下车各8次。商丘火车站如今是高铁站,到武汉的时间比到13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

### 3.

毕业后分到济南,离单县300公里。从济南的家出门,公交车、长途客车、三轮、单县的吃,需要10个小时以上,但母亲感觉很近,说毕竟是咱山东。母亲第一次来济南时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济南在单县的南面,上了车看见车往东北开,还以为司机掉向了呢。”

参加工作不到半年,父亲脑溢血,住了70天医院,左肢体偏瘫,但神志和说话都很清楚。当时村里没有电话,主要靠写信联系。我每十天往家写一封信,问一下父亲的病情怎么

样了,母亲身体好不好,家里忙不忙,收成好不好,五叔(是亲叔)全家和二叔(姓吴的邻居)全家好不好,最后再说我在单位一切都好,等单位分了房子就把父母接济南来住。三年时间写了上百封信,内容都差不多,有时我为一次次重复同样的话感觉乏味,为自己写不出更高水平的信感到惭愧,但父母喜欢读这些信,从没有感觉重复。父亲偏瘫在床,母亲坐在床边,父亲把我的信先看一遍,再读给母亲听。

1996年4月,我在泰安办案期间,父亲偏瘫三年后病情复发去世了,带着没能来济南看看我工作的单位和未见过的不满周岁的孙女的遗憾。他54岁,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坐过飞机,坐汽车去过一次河南商丘火车站。记忆中父亲就出过这么一次远门,再有出远门就是有几个冬季农闲时带领村里男劳力去30公里外,单县与金乡县交界的红卫河(后改名“东鱼河”)挖河道,工地上发给他白面馒头舍不得吃,攒着带回家给我们吃。

父亲去世后,我很长时间没有写信,因为母亲不识字。春节回家,母亲问我:“你是不是太忙了,这半年多没有给家写一封信。”我说:“写了你又不认识。”母亲说:“我可以让你五叔念给我听,你二叔也能给我念。”我在武汉上大学四年,父亲没有舍得去看看,因为家里没有钱;毕业我到济南工作,父亲没有来得及去看看,因为单位还没有分房子他就去世了。为了不增加同样的遗憾,单位分房子后,我每年都让母亲来济南一次,坐汽车,有时候为了让她感受一下火车,特意安排她从济宁转火车来。不论坐汽车还是火车,车开五分钟母亲就开始晕车呕吐,每次都晕得生不如死。这样晕车十多年后,一个过路人向母亲要碗水喝,告诉母亲一个防晕车的偏方:坐车前两个小时吃一片维生素B6和一片扑尔敏可以防晕车。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晕过车。

有一次我去北京办事,再三动员母亲和我一起去。从济南出发时坐动车,到北京坐地铁,同学陪她去了八达岭长城,我陪她去了天安门广场,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从北京乘飞机回济南,母亲很高兴坐了50分钟的飞机,为450块钱的机票心疼了至少5个月。那次我回母校聚会,想让母亲一起去武汉,我看车还是火车,车开五分钟母亲就晕车呕吐,告诉母亲一个防晕车的偏方:坐车前两个小时吃一片维生素B6和一片扑尔敏可以防晕车。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晕过车。

大约十年前,单县农村陆续通了公交车,“王土城村”的站牌距离母亲和弟弟的家16米。王土城村从孙六镇划归开发区,村子四周新修了四条街道,村子拆后建了东部新城,在原址建的小区叫“湖西印象”,微山湖西的意思。全村人都不用再种地,成了城里人。弟弟和村里很多家一样,买了六七万一辆的汽车,家家好几个手机。弟弟望着家门口的路灯说:“咱这和城里一样了。”母亲说:“不是和城里一样,咱这就是城里。”

2019年9月,侄女贾茹考上山东财经大学,报到时母亲和弟弟全家送她到学校,我和妹妹全家从济南家里赶到学校祝贺。在装有空调、卫生间的学生宿舍内,没有上过大学的弟弟爬到上铺,替贾茹整理行李。弟弟和父亲长得比较像,平时也不善于表达,此时的欢喜和激动表露无遗,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父亲来到了我的大学宿舍。母亲对贾茹说:“你爷爷没福,他的福都让我享了。”办完报到手续,几家人在校门口拍了合影。妹夫提前安排吃饭,母亲说:“这一桌得好几百块钱吧?”妹妹说:“又花您的钱,就别操这个心了。”

2021年1月,我调到聊城工作。宿舍一墙之隔是聊城大学,也就是当初崔老师给我填报的第二志愿“聊城师范学院”。母亲已经来过聊城三次,最近一次在聊城住了6个月,她经常站在阳台上看聊城大学校园的景色,偶尔还会念叨一句:“还是上大学好啊!你大爷没福,他的福都让我享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大学毕业合影,第二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露珠 阿奇摄影作品

品作家专稿·“海鲜英雄传”①

## 鱿鱼妖娆

王寒

鱿鱼跟墨鱼、章鱼一起,被称为“软氏三兄弟”。比起肥壮圆扁的墨鱼,须长凶悍的章鱼,鱿鱼身材修长,白里透粉,带点妖娆,身上有淡褐色的雀斑,体表略带白霜,十只腕足短短的,气质楚楚动人。它身体柔软,游动起来,舞动触须,如秋日菊花在海中徐徐绽放,有文艺女青年的浪漫气质。

鱿鱼看似文弱娇俏,但它的学名叫枪乌贼,仿佛持枪的绿林好汉,它胴体狭长,末端像标枪的枪头,故名。鱿鱼是乌贼大家族的一员,乌贼大家族济济一堂,有三四百种,除了枪乌贼,还有针乌贼、金乌贼、无针乌贼、火焰乌贼、荧光乌贼、大王乌贼、斑乌贼、细乌贼、飞乌贼……

鱿鱼体内只有一根长而透明的软骨,抽出这根晶莹透明的软骨,鱿鱼如同被抓了脊梁骨,身子就瘫软了,不似乌贼,有白厚硬实的海螺蛸当防身的盾牌。有些地方把鱿鱼称为锁管,鱿鱼身直而长,状如古代的锁头,长条角质软骨在身体之内,如长条钥匙插进锁头,故以锁管相称。

鱿鱼大小体型的都有,厦门人喜欢以各种管来打趣它们,最大的叫炮管,其次是大管、中管,最小的叫小管。简单明了,有直男气息。更直白的,则是散乡人,所有鱿鱼,只分鱿鱼和叭咕(鱿鱼仔),管它来自太平洋,还是大西洋。

海洋生物的启蒙教育,通常来自菜市场。海鲜摊位,大小鱼鲜、虾兵蟹将,抢占显眼位置,螺呀贝呀,放在边边角角。洋名越多的海鲜,说明它分布的区域越广。在散乡,龙头鱼叫成水潺,虾蛄是虾蛄弹,中华管鞭虾叫红落头。至于鱿鱼,散乡人称它为“蜡枪头”或“蜡枪”。

“来一斤蜡枪”叫得出海鲜洋名的,通常是本地土著和资深吃货,他们眼睛毒辣,三米之外就能闻鲜识货。他们与鱼眼一对视,就能知道它新鲜与否;瞄一眼鳃壳胸腹,就知道老幼肥瘦。挑选鱿鱼,则用望闻问切四法,新鲜鱿鱼望之色泽清新,闻之没有腥臭味,再按压一下鱿鱼身上的外衣,如果外衣光亮,紧实有弹性,那就是离水时间短,顺便扯一下鱿鱼头,如果头与身体连接紧密,不易扯断,那就新鲜。更老道的,掂一下鱿鱼,就能分清它的故乡在哪里,是来自东海还是远洋。

几十年的捕捞,致使东海外海的鱿鱼越来越少,渔船常跑到千里万里之外的远洋公海捕捞,鱿鱼向往光明,钓鱿船在夜晚用灯光将鱿鱼从深海吸引上来,再一网打尽。一段时间后,来自公海的阿鱿(阿根廷滑柔鱼)、茎柔鱼(南美大赤鱿)、秘鲁鱿鱼等外国血统的大鱿鱼,就会出现在大小菜场和烧烤摊。那些粉红大个长须的大鱿鱼,老手们从不染指,这类鱿鱼如非洲带鱼,大而无当,充足的银样镏枪头,肉质粗且硬,火候一过就容易发柴,嚼之如嚼木头。

鱿鱼是大海中的游泳健将,常年活动在水深80米以上的外海渔场,成群鱿鱼经过,闪烁着蓝色幽光。鱿鱼经受过风浪的洗礼,肉质紧绷。它们也是大海中的捕捞高手,身子上会发光,以此引诱猎物。当猎物靠近,鱿鱼伸出十只腕足,如武侠小说中武林好汉的绳镖和软鞭,一抽一收,顷刻就能将猎物卷到嘴边,大快朵颐。

小鱿鱼味甜肉嫩,味道比大鱿鱼要好,至于最小的叭咕,更是我的心头好。来自大海的鱼类,只要是鲜活的,通常都能生吃。新鲜的小鱿鱼,色泽清亮,可以直接入口。用来白灼,沸水一烫,即捞出装盘。如果追求脆嫩口感,沸水烫后,放入冰水一浸,一热一冷,激发出自身鲜味。蘸上料汁,或酱油,或虾蟹酱,或芥末汁,或鱼露,或辣椒蒜蓉汁,大海味道倏然爆出,海味一波波涌来,让人无法抗拒。

吃了鱿鱼,游刃有余。鱿鱼是讨口彩的鱼。春韭炒鱿鱼、青椒爆鱿鱼、荷香糯米鱿鱼卷、西芹炒鱿鱼,在江南餐桌上最是常见。葱爆鱿鱼卷,最有艺术气息,将鱿鱼划成麦穗花刀,热油爆炒,肉成卷,花纹如菊花绽放,视觉味觉,皆是享受。炒鱿鱼鲜香入味,只是职场中人们最怕“炒鱿鱼”三字,鱿鱼一炒就会打卷,形同卷铺盖,故此代称丢饭碗。

我独爱春韭炒鱿鱼,碧绿的春韭切成段,与鱿鱼须一起,快速爆炒,鲜味直钻鼻子,韭菜带着丝丝的甜,激发出鱿鱼的鲜香,咯吱咯吱,又鲜又有嚼头。鱿鱼炒糕,散乡常见,年糕软糯,鱿鱼鲜嫩,与洋葱一番爆炒,鲜味渗透年糕,鲜上加鲜。

夏日街头,常见鱿鱼串,一根根弯曲的鱿鱼须和一圈圈圆溜溜的鱿鱼圈,如糖葫芦般串成长串,在铁板上煎得滋滋响。炙烤中,鱿鱼外焦里嫩,肉质粉嫩透红,刷一层酱汁,咬一口,厚实、Q弹。除了烤鱿鱼,还有秘制鱿鱼饭、铁板墨鱼丸、鱿鱼嘴。鱿鱼嘴虽小,胜在有嚼头,过酒最好。

鱿鱼晒干之后,放在炭火中烘烤成干,再用木棒一下接一下敲打,敲成黄白或淡黄的鱿鱼丝,口感疏松,却不失嚼劲。鱿鱼丝与鱿鱼须,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海味零食,也是春游必备的宝物。常常走到半路,就有人把鱿鱼丝吃光了,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边上的同学如牛大嚼,空咽口水。

带籽的鱿鱼,南方叫做“糕鱿”。春季繁殖期,鱿鱼籽满膏丰,香糯可口,白色颗粒粉粉糯糯,口感独特。在单位食堂吃到带膏的鲜甜鱿鱼,有中了下彩票般的快乐。

潮汕有鱿鱼鲞,当地人称墨斗尔鲞,“鲞”就是肉酱。以鱿鱼卵膏用重盐腌制,发酵半年,极尽咸鲜。用之蒸蛋、蒸肉饼,是海边人的塞饭椰头。紫菜炒饭配腌过的鱿鱼卵膏,让你一下子能干完两碗米饭。

海边还有一种鱿鱼饭,做法跟江南的糯米莲藕有点接近:鱿鱼洗净,去外膜和内脏,用调料腌制,将米饭、玉米粒、胡萝卜丁加盐炒后,塞进鱿鱼的胴体中,再放油中煎至金黄。切成一段段,放入盘中,把汤汁浇于其上,口感丰富。

日本有烟熏鱿鱼丝、鱿鱼天妇罗、鱿鱼刺身等,最妙的,则是鱿鱼酒瓶。把鱿鱼加工成酒瓶形状,热过的鱼缓缓浸入其中。数分钟后,鱿鱼味道渗入酒中,酒里带着大海的鲜味。喝完酒,再将鱿鱼酒瓶烘烤吃掉,鱿鱼肉身酒香浓郁,鲜嫩无比。

从前端午,渔船出海,打捞上满船鱼虾,自然少不了鱿鱼。各船有各船的螺号,渔船靠岸之前,吹起本船的螺号。熟悉的螺号一响,接岸人放下手头活计,风一般赶到岸边。船一靠岸,一筐筐鲜货,各自搬运上岸。小个头的鱿鱼最为肥美。海边渔家乐,常见白灼小鱿鱼,咀嚼之下,咯吱爆响,真是痛快。

(王寒: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